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丙卷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

臣畢所誦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一

陽臺虎精

宋 洪邁 撰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塗莽莽杳無居
民唯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傳遞文書七八
十里間則治驛舍以為兵師往來宿頓處士大夫過之
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江同祖為湖廣總領所幹官自

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夜為蚊所撓不得寐戒從卒
雞初鳴即起驛吏白曰此地最荒寂多猛虎而虎精者
素為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并馬皆遭啖食今須
辨色上道為佳耳江如其言歸塗過郢州復當投宿於
彼與皂隸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差早覺人馬辟易遙
望一黃物馳草間心絕怖漸近蓋巨鹿其大如牯牛固
已悚然行半程忽見一婦人在馬前年可四五十綰獨
角髻面色微青不施朱粉雙目絕赤殊眈眈可畏著褐

衫繫青裙曳草履抱小狸猫乍後乍前相隨遂不置將
弛擔乃不見江心念豈非所謂虎精者乎祕不語人拂
旦欲東鋪卒云昨於道左得二乳虎尚未能動步吾官
欲之否願以獻江笑曰吾豈應養虎自遺患却弗取又
信宿從漢陽濟江同載數人彼婦在焉容貌衣服一切
如初江謂女子獨行而能及奔馬益懼坐轎中下簾閉
目不敢正視還舍且一月閭門外金鼓叫譟聲士庶環
集者幾千數若部押允盜然出覩之則又彼婦也問其

故嘗言南市人家連夕失猪并小兒甚多物色姦竊無
有也獨小客店內此婦人單身僦止三經旬矣而未嘗
烟爨囊無一錢但謹育一猫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污疑
必怪物是以訟于官今我邏執送府婦人氣概洋洋殊
無怖色既入郡郡守李壽卿侍郎使至簾廳供狀婦自
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縣
知縣嫁夫不稱意亦已死無嗣續孤子一身客游苟活
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翻抵為異類冤苦已極願侍郎

做主壽卿不忍窮治姑令戒飭責狀押出境遂入咸寧
茶山與采茶寮戶雜處久之又因搏食畜犬為人所見
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京山鹿寨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
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凡
數十重而麋鹿處中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
禾苗為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觸遭之

金史四庫全書
卷一
者多死明旦始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追隨之伺巨者
行前稍遠乃敢捕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王宣樂工

紹興初岳少保開閫於荆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
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為所虐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
簫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中王宣為副
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荆郢間從馬且以百數日
猶衛山衆樂競奏候吏報一簞築部頭為虎於衆人中

馬上銜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笛部頭一人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爭策馬赴之解鞍良久箠築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少定始能言初為虎所搏置之穴中復往取笛工至則啖食度已飽故未見傷害但與二雛繞弄作戲忽憶得腰間有執器急取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挾其子踉蹌遽走不及顧望之極目乃敢歸幾不免虎口也時呂彥升守襄

餘干縣樓牌

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樓前曰鼓樓後曰勅書樓後樓牌
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勅字左畔有黃蜂結窠頗高
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魏掇科第者
是時趙子直家居縣市方赴省試已而大廷唱名為第
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窠綴於力字之上人又
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窠忽為人觸墮不踰月趙罷
歸是三者豈皆偶然邪其異如此

朱忠靖公墓

朱忠靖公蔡人也渡江之後卜居于湖州薨而葬於妙喜山下既數年矣術者過而歎曰山勢甚吉恨去水太遠秀氣不集子孫雖蕃昌恐不能以科名自奮朱公諸子皆知之固不暇徙而後死者復以昭穆次第祔寔乾道中公次子侍郎夏卿長子翌用治命捨祖塋而別訪地唯以水為主羣從諫止之不納竟如其意得一穴前臨清溪既葬二十年侍郎幼子翼及翌之子儕遂擢丁未進士第已而儕弟偃及甲繼之殊袞袞未艾也

江陵村僧

江陵民某氏世以園豕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為
鉤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攜銀券其直百千并一
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荆土市廛子弟
多因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
或逆遷適它境者民益用此起厥子不深以為憂村僧
者以冬月農事畢牽猪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
索驚曰此我家大郎所自搓者五尺安得在汝手五尺

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絆之名也僧色變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閭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厥子與僕兩尸跼仆敗溝內雖暴露過盛夏而枯骸不損畧不為狼狐齧啖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因見其有所齋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投冤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峽州泰山廟

峽州城東有太山廟蓋似他處東岳行宮者頗敝歲久
土人謀改作峽境雖饒林木而多去江遠雖有力可買
猝難挽致紹興癸丑之冬一夕大風雨五十里外深塢
中如發洪狀浮出巨材千數皆串貫成排筏順流而下
至郭外無所闌礙而止民共告于郡謂神明所賜請以
為新廟緣門擊鉦集衆牽絙置之寬閑處擇匠審視大
自棟梁小至榱桷一切備具凡可為梁者本末著地而

當中隆起可為柱者充滿端直或長或短各應所用又已剝削木皮於工力甚省見者嗟異證冥冥賜佑無敢小為欺隱即日命役踰數月廟成一區耽耽遂為夷陵壯觀仲子時簽書郡幕實見之

員一郎馬

荊門長林縣民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鄰亞劉為贅婿鄰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震據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

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寔氏浸浸與女通寔
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求
得間紹熙四年秋鄰人員一販牛往襄陽崔鄒輔行畢
事南還寔遙見員生跨馬鄒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
刃出迎之纔相值奮斫負背墜馬死繼又戕鄒亟昇寔
道側是時適無人行後乃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
變所起員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亞彼數里員馬既
失主徑趨其門與廢駒相踞齧部將出視驚曰此是員

一郎馬吾恰見其騎而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
訪測見二尸認其一為負其一尸衆識為鄒固已畧聞
陰計徑往嚇蹇曰汝何得白晝殺人蹇面赤聲嘶不能
答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蹇李以謀殺女因
與人姦致夫於死皆當伏誅以殺時無證具奏子姪孫
役簽書判官見其故已而去職奔母喪至七月覃赦下
此三人正典刑及漏網皆不及知原是事因馬而覺天
理昭昭當不但已也

張十萬女

郢州京山境地名辨頓豪民張祥雄於鄉閭名田藏錙金銀布帛皆以億計故里俗目之為十萬紹熙初巨盜桑伸橫行漢沔間所過赤地張聞其且至以貲財孥累之衆不能移避於是整頓舍館烹牛屠猪多釀酒先路邀迎之桑甚喜為之駐留至于累月凶徒相隨日夕醉飽仍各有縑銀之贈桑約飭丁寧秋毫不犯張有笄女從簾下窺覘桑見其少艾欲得之張不許桑怒曰吾業

為不義殺人如踐螻蟻今全爾一家可謂恩惠尚眷惜
一女子邪張懼亟以嫁之留既久哨聚數萬眾無物可
食遂盡戕其家猶以妻故收拾其骸瘞于堂中作大冢
掩畢而去獨挈妻俱行別一女奔出外得脫存亡消息
無復與人相聞既四五十年鄉人樵採下山者猶或見
之於崑穴中容貌只如二十歲者亦間至故居隱隱有
哭聲到今猶然為鬼為妖或云遇仙得道皆不可知也
張屋基址尚存有奇石高丈餘崑壑穿穴宛然天成宣

和時花石綱欲取以入京重不可移亦會兵亂而止今士大夫過見之未有不瞻翫咨惜者堂記石刻猶存范謙叔所作又有蘭軒記朱子發所作故屋唯門樓在彼人徒以為東岳行宮小殿其大可知矣

贛州雷

慶元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贛州大雷雨贛丞張履信既受代赴同僚餞席于縣治靜暉堂日晡時廷中忽有火毬十數旋轉上下其勢可怖坐者皆起曰迅雷風烈必

變此非吾曹所應高會也相與散歸至暮開霽聞郡市
一書鋪史杯三者震死左脅下有朱篆三字是時憲司
文吏劉昭在家晚飯亦見火球滾蹕于堂徑入弟房內
弟亦小胥也正登床視漏處其妹在房見朱衣神十餘
輩皆長丈許睚眦往來妹喪膽盡力大叫救人一神捽
其髻以出曰不干汝事則已相去一丈矣雷斧從屋脊
碎椽瓦而下搦弟至門仆首門限然後擊破其腦俄一
婢亦殞於庖下蓋同死者三人云

章簋判妻

娶人章濤德文侍郎之子娶永嘉盧氏生一男數歲之後忽不飲食初意其有所嫌惡或小疾為梗而起居笑語固自若明日復然章問之不肯言姑鄭夫人出語譙詰但歛袂唯唯於是疑為祟魅遍扣婢妾乃知近嘗往後院游觀謂侍妾曰桃枝上有一顆如盃大必甜美可食為我摘取妾望之滿樹累累皆常品無所謂絕大者盧氏自以竹作叉叉取入手為啖食之狀女伴有同游

者皆訝之自是日遂不食猶時時飲酒涓滴及果實之屬雖幹理家務如初而與夫異寢歷十五年後并酒果不入口唯飲冷水又七年亦已之紹熙五年章簽書贛州判官妻偕來其弟越適為江西副都監官舍在贛越嘗病更數醫弗愈盧氏問疾坐其榻為按摩所患苦處次日宿疴如洗始驗其感遇云張履信因邀同僚室家宴集獨盧不肯來時年七十矣

玉環書經

章濤從外祖鄭亨仲資政入蜀過京西道間入一僧寺
舍宇極蕪陋其傍有一堂奉觀音龕像左右列華嚴經
數函多散亂不全整龕下有小抽替試啟之得小軸乃
朱書金剛經也卷軸差不甚損然已故暗字畫勁楷可
觀展視其末則云玉環刺血為皇帝書蓋楊太真遺跡
血色儼然非朱書也鄭之子取而寶藏之

信豐巨樟

贛州信豐縣水南有端蔭亭前兩巨樟相去百餘步其

高拂雲枝幹扶疎類烟霄中物亭以故得名紹熙癸丑
之秋顛境大水至浸淫于縣鼓樓兩樟之間為所淘洗
露出一連理枝自東徂西長十四五丈枝下去地丈許
蓋其生已多歷年所因水暴乃表見遂為一邑奇觀

夷堅志丙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二

宋 洪邁 撰

孔雀逐厲鬼

撫州宜黃人鄒智明家饒於財暴得癘疾昏昏不知人
一日少間語其妻請師叔師叔者其房叔也為僧住持
臨江寺能誦孔雀明王經至則曰可於房外鋪設佛像
而即床前誦經妻如其戒僧誦兩卷畢出就飯智明望

見挂像處一孔雀以尾逐癘鬼僧竟經讀疏去日將暮
一小鬼來告曰我輩佩佛勅行當去此但公頭上有釘未
拔願多燒冥錢與我便相為除之於是呼幹僕饒山散
買楮幣聚焚於庭諸鬼奇形異狀以十數舞謝歡喜其
先告者徑登床拔釘而出且言曰我明日往縣市曾打
銀家行病矣先是智明最苦頭極痛登時豁然如失平
旦即能起欲驗其事走介扣曾匠家果云忽害傷寒

雲門僧鬼

建昌麻源第三谷山水清邃為江西勝處有僧寺道觀各一所僧姓陳者自縊死其弟子邦彥鄒氏子也代掌僧事嘗詣三里外民家作緣會徒衆盡行旋募村農陳三守舍甫二更明燈獨坐聞戶外吐吐聲方起怖間一僧揭簾入吐舌至地陳驚奔入厨握庖刀望空亂斫殆如失心夜過半寺衆歸覺屋內呼擾撼閤趨視陳已昏惑良久乃蘇臨川漆匠陸生者常為僧役然至暮則寓宿觀中南城王三錫時在觀讀書謂之曰汝就彼用工

何不擇一室休憩乃挈挈來此陸笑曰吾往來兩處久矣向者元不知有變怪昨攜小子以暑月宿于寺廡因為蚊蚋所撓避之於法堂中屏內時夜方半月色滿庭望見一僧繫皂裙曳靸鞋從東廊上西廊下口呼邦彥不已如是者數次吾父子恐甚憂其且來屏息不敢喘幸而自去從此不復夜往云

蓬頭小鬼

雲門寺人有魃怪頗幻嚇人嘗有游客至主僧邦彥館

之于山門傍小室冬夜附火不覺昏睡及開目見一物
長三尺蓬髮鬚髯正相對坐客驚呼出戶邦彥聞之徐
行笑視曰何害只是蓬頭小鬼耳麻源巡檢鄧琬來治
小亭館于寢室時表兄王三錫在道觀常相遇王告之
曰深山多怪異須益賓僕從以備不虞不然徒入僧房
乃可安寢琬弗信一日折簡招飯遽言便欲還家王訝
其忽忽琬曰不聽兄教昨夕只一小吏伴直琬寢於大
床上夜分熟寐聞左榻上如人擲重物敲擊者數四倉

惶呼吏吏固已怖懼遂相攜開關而走歷堂階十餘層
不暇躡級滾擲趣下驚魂至今未定豈容吏留哉是晚
辭去

鄧富民妻

邵武光澤縣村里曰牛田烏陪富民鄧生買一妾嬖愛
殊甚妻不能堪遂自經而死即日響怪百端鄧苦之而
無計可息召墓師兩人為卜墓館於書室鄧不敢徑就
枕且傍壁寢令客處外夜月正明聞窗下芭蕉林風敲

撲荻聲失驚曰人來也客方問其故死妻已被髮立帳邊漸逼枕席客口舌間為髮所沾絆三人呼駭起走不復寢於彼矣妾當晝入酒庫見主母垂髮立其側即悻倒地上幾至墮命訖於妻墓乃已

會稽獨脚鬼

方子張為會稽倉官僦民屋作廨舍庖中炊飯熟婢舉甌時忽三分失其一已而殽饌亦然陰伺之了無所見主母疑婢盜與人屢加鞭笞而竟不能得其實一老媪

嘗至彼遇異物一足蹠蹠不暇細觀容狀愕而出以告
子張子張異焉謀徙居以避他禍偶步至鄰家小室內
望一龕帳極華潔試往視止畫一巨脚畧無相貌扣其
人但窘撓不答若無所措乃悟常日盜飯者此也郡士
姚縣尉精法錄善治鬼語之故姚曰是名獨脚五通蓋
魑類也君欲治之乎子張曰幸不為大過無用深懲只
令絕跡勿相犯足矣姚為飛符約勒之自此寂不至

孫判官

孫判官者汴京人南渡後居於秀州魏塘氣質軒舉好
談脩身養生之事每歲初夏昇一桌輒置庭前列日中
偃卧其桌又以一桌覆之當食時畧起食已復然自旦
迨暮乃罷如是者竟三日劇暑不渴凡所謂暑藥未嘗
向口專啖冷齏粟飯亦無歲府瀉泄之疾常自矜詫言
可以不死識者亦以得道當享上壽期之乾道五年官
於毗陵恃色力盛壯與倡女嫖狎無期度訖喪其軀年
才六十餘

孫儔擊鬼

孫儔大夫者鄧州人在金國為千戶長紹興末歸正得官淳熙中為京西兵馬副都監因買田築室於穀城其人甚勇也庖婢嘗報比夜入厨輒有一物蹲竈下蓬頭散髮不可認面目呼之不應逐之不還必鬼也孫曰此後再來當告我明夕又至孫往視之信然笑曰是桑仲軍喫了底人魂魄耳即奮拳撻其頂立沒于地迨早命僕發土得遺骨一具乃輦而棄諸野

孫傳寶劍

孫傳家藏寶劍絕異夜置庭下暗處則星象皆榮列其上襄陽前軍統制趙嚴者亦自北來為子弟景裴言頃遼主天祚在位日有星隕於燕光徹禁廷既入土猶熒熒然召太史訊其占對曰其下必有異立遣掘視之深八七八尺得鐵鑛一塊其重百餘斤命付八作司鑄為十劍欲試其利鈍喚獄中一死囚出被以厚甲三重曰我今赦汝因喜而拜謝即舉劍斫其腰并三甲皆斷其

堅利如是嘗以一與駙馬都尉孫君蓋得此云裴弟屢求觀力拒曰元未嘗有其意畏人奪取之也裴時官襄帥幕府

易村婦人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著皂弓鞋蹠蹠獨行呼賃小艇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葦席蔽其上舟纔一葉展轉蒼欸必相聞而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

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惶汗流復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步扣舷警之奮而起則儼然人形與初來時不小異腰間取錢二百償雇直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如此那敢接錢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內來此行蛇瘟一個月後卻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隱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殆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徂夏疫厲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少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吁可畏哉沈清臣女嫁閩帥唐元善老

嫗來福州說此

潘仙人丹

高州茂名縣本唐潘州也縣界有黃尖嶺父老言昔有仙人姓潘居此鍊丹近十數年來工人入山鑿石乃得樹木屏於石中蓋仙所遺丹劑墮地融結者一層復一層殆可揭取但枝葉端正者百無一二民黃氏擅此山外人欲來伐則先以鹽綵與之然後入山祀土神畢徐徐施工朱子淵為桂帥致兩屏遺子老幹扶疎上挾雲

氣下臨廣漠混然天成畧無斧鑿之跡非若祁陽所產
藉人力磨治故垠齟高下失其自然又云海函萬族無
所不有范石湖虞衡志嘗載石柏今方得一枝自海底
石塊上生根株盤錯枝葉如畫其色紫其根白其質皆
石也天陰雨時必有水珠在葉上枝間亦有柏子皆石
脂凝結而成子淵賦詩云海物難窮造化奇後凋惟有
歲寒知誰將脩月黃金斧斲就凌雲紫玉枝直幹詎容
塵點澆靈根偏與石相宜天然不假栽培力肯逐春風

盛與袁予和之云海樹凌根石効竒山經地志不曾知
凝丹幻出珠千顆染紫裝成玉一枝鶴骨龍姿隨質見
鸞棲鳳宿與香宜元戎高唱真難和愧我年來筆力衰
又有石梅石松則未之見也

余氏蛇怪

樂平余六七郎者妻程氏女才一年嘗白晝欲登榻見
一蛇蜿蜒于上僅長尺餘而匾闊三寸許程駭怖呼家
人共取仗擊逐之蛇躍下徑出房門遂不見里俗相傳

山木間有所謂旺神者魃類也頗能見妖怪邀索祭享
然其威靈亦殊不章赫雖村巫社覲亦能去之甚者化
為人或為蛇與婦人亂於是余氏起焉程意狀罔罔稍
與平日異亦莫知其遭祟與否也踰月而死方斂尸於
地蛇復來踞其腹形模全似前所覩者人攜杖至並奔
趨而出不知所在此蛇蓋名曰猪豚云是時慶元元年
二月也

蜀中道人

張魏公宣和中為成都士曹母冀夫人奉道每日齋道人一員不問所從來或親焚香加禮嘗有一客至歎曰夫人當有貴子今安在曰見為曹官方在州倉納粟客徑往就謁既相見熟視不語公呼小吏有所言乃揖公起行數十步即呼為相公拱白曰公之貴相在語聲與行步間從此不十年海內將大亂公當出入將相掌握兵柄為國家立事建功願自愛公竦然謝不敢當客亟趨出不暇扣其何處人何姓氏也所言既驗每託蜀士

陰訪求之莫能得後謫居和州為秦丞相所忌必欲寘諸死地公絕憂之未知所以自脫此客忽排闥而入望其儀貌儼與三十年前無少異迎語之曰吾昔求先生不可致正爾牢落肯惠然相顧何邪客曰知公以時相為憂故來奉告彼乃死人耳何足慮異時公當復舊物福未艾也公長子敬夫拭出揖客熟啖良久曰兩眼視物欲裂好處正在阿堵中他日為西南帥臣名滿天下時次子定叟杓方數歲在寢未起公曰尚有稚兒欲丐

題品但正睡熟不可喚覺客秉燭就視之笑曰大有福
勝如哥哥未易量也少頃告去訖不復再見余仲庸聞
此事於敬夫

應山槐

德安府應山縣治南半里許過小溪有野寺寺外數十
步間一槐樹高可二丈闊稱之根株與常槐等但遍體
柔條纏結若藤蔓然莫見其所起處每枝必分兩歧葉
葉皆背面而生無一相對雖孫枝數寸者亦然婆婆茂

蔚土民相與愛護故露植空曠之野未嘗翦伐士大夫
經此必往賞翫政和中花石之役興有欲徙置禁苑者
而盤踞牢甚不可發掘乃止鄱陽張焄為邑宰命畫師
晬晚將寫為圖以寄餉四遠竟不能落筆亦止

牙兒魚

應山縣外大龜山高峻可二十里其上有小寺寺外一
池泉源未嘗竭產一種魚形模與常異名曰牙兒魚有
四足能登岸升木作聲呶呶全如嬰孩大者亦重一斤

許相傳云不可網釣嘗為寺頭陀捕取其一欲烹而食之傍人苦詞勸止不聽未幾疫死自是人莫敢害張芸叟南遷錄云過武昌見蘇子瞻言近獲一魚似鮎而有四足能履地而行不敢殺復縱之江中或曰此鮎魚也殆亦此類王閩禮立之過雅州有饋一枚如前所說

蘄州三洞

蘄州境有三洞一曰龍洞在蘄水縣三角山下神龍居之禱雨皆應而光景變化未嘗表露二曰龜洞在近郊

廣教寺龜生其中品類不一而綠毛者尤多三曰蛇洞
在蘄州口鎮側蓋白花蛇所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捕採
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少路溫舒自信陽守解印造朝舟
抵蘄口詣近處龍峯寺游觀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
言徒有其名爾因信步到方丈後躡石級百層得一堂
方疊足坐憩傍人驚曰一巨蛇正蟠屈于下相與持挺
擊逐施遽下榻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
於蝮或為所傷須急剗去肉少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

花如其形不踰時必死施到闕除靳春寺蓋其將為地主故山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異以示衆吁其危哉言之使人毛豎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三

宋 洪邁 撰

王嘉賓夢子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漢州夢至
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對盛
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孫也
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二十輩列坐廳事

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千萬計一吏曰此貧弱之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閫言甚喜遂取其一及悟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解事益來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樁庫為同官說此

永日亭鬼

乾道二年呂彥升知鎮江府所親李伯魚來訪之授館於府治錦波堂西偏當四月初署開窗夜坐時永日亭

兩邊櫻桃正熟於月明中望見有竊食之者意以為直
更諸卒耳叱問之乃二白物從木杪而下皆長尺許蓋
鬼也呼衆起譟而追逐之向西南十步餘而沒且以告
呂呂命法籙道士王洞先書鐵符埋於此沒處自是怪
不復出

武康二叟

湖州武康山谷中有二野叟一人姓楊一人姓徐皆年
八九十歲狀貌偉碩蒼髯白髮步履如飛結廬于山之

絕頂占上下巖居相去可百步壘石為垣繚繞半谷松竹四面干霄小軒古壇上各植瑞香一本二月十一日花盛開呂義卿自嘉禾至邑中適當生朝一客素不相識自通為沈道人訪之旅舍青巾布袍人物脩整目光奕奕如仙人語笑殊不凡因劇談叟廬之勝即相引往謁到花下見平闊皆丈餘吳中固多此品然亦未嘗覩也道人曰君欲之乎可致敬二叟以求之漠然有難色云吾此花久為神物所護培養成就未省令俗士輒

見宜容浪求雖高官顯貴齋持錢帛吾亦弗與也既而
從容延顧頗相親洽道人為言呂官人賢者非奔趨勢
利之流與之何害二叟相視幡然有和悅色徐云與君
似有宿契若花得所託吾何惜哉但恐到人間裁蓄不
以道理將貽吾憂耳願君善自愛重即喚集僮奴樵丁
移置竹畚自山巔舁而下至村市不交一談委之而去
沈道人亦長揖告別不費一錢於是買舟載歸花益以
鬱茂柯藥倍於它種義卿自為記疑彼三士者皆異人

云時淳熙三年也

吳江鄭媼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媼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于市頗為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贖錢於歲餅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爐中得故餅畧無壞缺而錢自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餅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嘆以為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

媼事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猶存項吳斗南書明州民媼一事全相似已載庚志中佛力不可思議普欲示化不嫌於同也

何百九

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麕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牧適從旁過正著

其右肩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傷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報

水精環

邵氏聞見錄載洛陽楚氏所寶水精枕其間有半開杏花一枝自北方攜之來南建炎中金人犯淮甸委於山澤今不知所在錢塘關子東博士家于秀州其孫出乃祖所藏水精條環表裏瑩徹中有生竹葉一片二者皆異物也

應夢寶塔

呂椿年德卿欲訪法華經善本久而未得乾道九年初
秋夜納涼於中庭如睡醒間夢白衣少年奉一金塔高
三尺光彩照人置其間方顧盼咨嗟塔與人俱不見失
聲而寤明旦飯竟有攜是經求售者其人與夢中所見
無小異試拈一卷揭一板視之則寶塔也呂始悟前異
用倍價得之經乃寫本字法端勁夏文莊公作序金填
標目仍貯以黑厨呂寘於佛堂奉之甚謹

大錢村

湖州城外十八里曰大錢村乾道十年春農民朱七為人傭耕一日天氣陰晦見一青物自東北來風飛過狀若蓬蔭墜下散錢如雨俯拾之得七百餘枚俗所謂錢龍者疑此是也

呂氏畫扇

呂椿年夏日晝寢夢到大宮府月色正午見千葉白蓮兩盆在砌下傍植木樨十餘株廳上屏風有草書數行

不可讀小妾秉燭引一少婦從內出容貌嫵麗方注目
諦觀忽聞堂前翻棋局聲驚而覺不曉所謂自以為神
遊仙境也轉眄間枕畔得一畫扇視其上皆夢中所覩
者為家人言之乃推女置扇於彼呂元弗知

邵武酒家女

謝用光源明邵武人所居在城內嘗以夏夜獨步門首
見鄰家門外燈燭熒煌賓從雜沓擁一輿而進疑此家
微下不應有重客來趨前視之無有也乃審為鬼物遽

還舍迨旦間鄰婦正以此時生女焉後十二年一夕所見復爾但肩輿却從其中出謝緩行踵其後過十四五家徑入一舍而寂認彼處蓋酒家也明日詢之則鄰女昨夕已死而酒家誕一女云

緋袍官人

紹熙癸丑呂椿年夢四皂衣吏踰牆而入自稱鄉司驚而寤猶髣髴在目也三鼓後又夢一緋袍道人秉笏稱通判直前設拜呂異謝將致答傍若有贊者曰君是他

主人宜端受堅握其臂不容屈膝遂四拜而退覺而異
焉念之悚惻達旦不能寐天甫明守園人來告五更時
後圃犬生五子扣其毛四黑一赤悉與夢契為之憮然
者終日

三山陸蒼

傅敬字次張灘州人為士子時以紹興二十年過吳江
縱步塔院見僧房竹軒雅潔至彼小憩其東室有殯宮
間為誰僧云數歲前知縣館客身故聞其家在福建無

力歸之因權厝于此歟惻然憐之既還舟次是夜夢儒
冠人持名紙來見曰三山陸蒼自叙蹤跡與僧言同將
退拱白曰旅魂棲泊無依君其念我明旦歟以告邑宰
亦有舊學院小吏知其事者遂遷葬于官地上仍修佛
果資助之至七月歟赴轉司運試寓西湖小刹復夢陸
生來再三致謝且云舉場三日題目蒼悉之謹奉告切
宜勿泄若泄之彼此有禍歟寤而精思屬藁泊應試盡
如其素於是高挹薦名

王武功妻

京師人王武功居鞢栒巷妻有美色化緣僧過門見而
悅之陰謀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上與
妻坐簾內一外僕頂合置前云聰大師傳語縣君相別
有日無以表意漫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啟合
乃肉璽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為誤也復
剖其它盡然王作色叱妻曰我疑此髡朝夕往來于門
必有故今果爾即訴于府縣僧元無名字及所居處已

竄伏不可捕。獨王妻坐獄受訊。但泣涕呼天。不能答一
款。王棄之。而單車之任妻囚。繫累月。府尹以曖昧不可
竟命。錄付外舍。窮無衣食。僧聞而潛歸。密遣針婦說之。
曰。汝今復何為。且餓死矣。我引汝往來寺。為大衆縫紉。
度日以俟武功回心轉意。若之何。王妻勉從其言。既往
正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牢姦污自如。久而稍聽其出入。
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妻亦悵恨以死。

西湖庵尼

臨安某官妻極美為一少年所慕日日坐於對門茶肆
睥睨延頸如癡如狂嘗見一尼從其家出徑隨以行尼
至西湖上入庵寮即求見吸茶自是數往少年固多貲
用修建殿宇為名捐施錢帛其數至千緡尼訝其無因
而前扣其故乃以情素語之尼欣然領畧約後三日來
於是作一齋目列大官女婦封稱一十餘人而詣某官
宅邀其妻曰以殿宇鼎新宜有勝會諸客皆已在庵請
便升輜即盛飾易服珥攜兩婢偕行迨至彼元無一客

尼持錢犒僮僕遣歸設酒連飲兩婢婦人亦醉引憩曲
室就枕移時始醒則一男子卧于傍駭問為誰既死矣
蓋所謂悅已少年者先伏此地中一旦如願喜極暴卒
婦人不暇候肩輿呼婢徒步而返良人適在外不敢與
言兩婢不能忍口頗泄一二尼畏事宣露瘞死者於榻
下越旬日少年家宛轉訪其蹤訴於錢塘尼及婦人皆
枉拷考掠婢僕童行牽連十餘輩凡一年鞫得其實尼
受徒刑婦人乃獲免

建陽驛小兒

王崧壽茂與弟嶠李夷紹興十五年入閩經建陽道中驛舍投宿四更後見十數小兒入從窗隙跳躍鼓舞於前後呵叱不退為之驚擾不得寐一僕寢戶下持帚向而擊之始相率奔出拂旦審測所來蓋驛之東有小廟諸泥孩子排列于神像前不成行綴宛是昨夕為怪者不忍毀擲但歎異而退

觀音二贊

臨川王瓘瑩夫和甫左丞曾孫也平生不以仕官屑意於文筆其高晚學禪釋灑然有所悟解嘗作入定水月觀音二贊入定贊云大士法身猶如虛空寧有動靜可以形容隨衆生心應所知量袈裟蒙頭見此定相定上人者三昧密圓毫端所向奇觀炯然我贊一言如風過水二俱無情偶然成理水月贊云一月當空影涵衆水至人應物亦復如此億萬維生其欲不同我毋汝心感而遂通其感伊何元汝精明不堪不搖所作皆成汝陰

高人得大自在毫端高明普周沙界百千妙義不假言
宣稽首十方妙相現前皆為人士所傳諷年至六十晏
無病苦趺足而化時居於越之諸暨

莫氏庵蟻

湖州月河莫氏衣冠大族也祖塋在下峯之西南曰齊
山古木千章巨竹萬挺一郡形勝無與比倫乾道二年
正月僧庵中堂忽有大蟻聚焉往來營營不見其止未
覺為有異也明旦視之焚磚上蛀成大樹一株根幹壯

實枝葉扶疎觀者靡不嗟賞謂圖畫之工有所不逮僧
飾以朱欄護惜甚謹到今三十年間尚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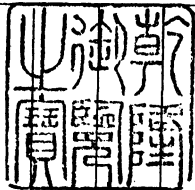
瓦上冰花

筆談及夷堅丙志皆有冰花事今亦間見之濟南呂援
彥龍居秀州西門之內淳熙初除知和州來見其廳側
元冥瓦數百為雪所壓迨雪消冰漸皆經結成樓臺欄
檻車馬人物並帶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萬歲藤之
類奇妙華巧經日不融彥龍令其子述卿施墨塌印十餘

本以為傳翫

海中真武

發士葉昉登乾道己丑進士第因往明州訪親故為航海之役方升舟見一物漂漂隨流赴舟所試鉤取視之乃故紙一幅畫真武仗劍坐石上一神將甚雄猛持斧拱立於傍後書道子兩字疑為吳生筆也紙畧不沾濕若初未嘗著水者葉徙居嘉禾此像為其姪宜之所得供事于神堂極有靈驗葉再調舒州懷寧令終於官



夷堅志丙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夷堅志丙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揖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四

宋 洪邁 撰

姜處恭

溜州姜處恭年二十四歲時以妻龔氏之兩兄謫南安
及桂陽往省之從南安上猶縣間道適桂陽行峻嶺曠
谷復無人烟經日纔得一村落又無旅舍涉大溪外二
里有屋三間標曰如歸館主翁隔溪居聞有客始來啟

戶已而復歸更無人可給薪水姜遣僕詣村買酒肉俄
遇三武士至兩人持長矛一人執大刀色白如銀執刀
者最豪健姓名為薛忠云分往某處屯駐時當暑天姜
汲水調暑藥分食酒至復共飲欲取刀切肉薛忠於左
足腕抽匕首授僕又於右足畔解刀磨澗石上迨夜共
坐納涼薛曰我輩邂逅相逢既啖公藥又飲公酒無以
為樂請觀擊刺於是袒裼距躍良久方止歎曰明日囊
無一錢奈何姜固疑其非佳士既就寢但危坐土榻不

假寐甫夜半聞館門劃然蕩開心愈顫掉呼問之荅曰
我不能安眠而起公勿訝天未明辭去猶以刀摩裏窗
檻十數番姜平明登塗未及五里見三尸卧於道狀如
商客乃武士所戕也又一程迷失路日向夕無人往來
時時見紙錢纏搭草樹頃之嵐霧翳合對面不分誰何
冥行過深夜埃翳頗散稍見明月傍側若虎嘯聲急置
擔仗與二僕升高木自縛移時乃下復進前得一草舍
翁媪出揖驚賀曰官人定有後福憶所過挂紙錢處乎

魑魅罔兩白晝牽人衣領上下又多猛虎豈容平行安
步畧無困惱真可賀也他日歸至南安則薛忠輩既事
敗就擒戮於市矣處恭字安禮工為詩予前志書之後
錫山士人陳善為記其事以為姜平生為人行義孝友
故值先盜行鬼區蹈虎境履危如此皆獲免云

琴臺棋桌

乾道初內侍陳源坐罪謫郴詔籍其家貲出鬻將作呂
丞義卿得二物其一琴臺號州月石所斲色紫而理細

茂林脩竹江村小景工妙不可名狀四脚各以綠絲條
繫降真香靛子一枚其一象棋桌高一尺五寸闊二尺
五寸空中以貯棋合四圍有闌沈香為局面牙柵界之
其外用烏木花梨白檀數匝緣飾以降真香刻水浪加
金填而浪頭填以銀芬薌襲人他物一切稱是其居在
秘書省東連牆起樓樓下築臺每延宴客張樂必於其
處有閩士獻書誓之曰宅西正是三館職多窮寒措大
羨人富貴於心常以弗堪稍遷則為臺諫給舍或能害

爾是後遂不復至此書雅於故紙中故外間得見之貂
璫僭侈之極罪不可勝誅尚爾漏網高宗閱其鈿榻水
精盤謂宮禁所無有

呂氏綠毛龜

呂德卿家畜一綠毛龜于盆池中久而甚馴每至日午
以小竹杖擊水面必應聲而出即就杖頭插生猪肉數
小臠飼之食盡復入凡如是兩歲未嘗少差稚兒欲為
戲用此時擊水出而取之寘于定盆次日歸之至午不

復出經六七日使童子沒臂求索則死矣此一介蟲之
微愠於失信寧不食而死異哉又魯子禮書室石斛中
有白龜僅若小錢大背文皆黃金色有光采雙目如漆
後因以鰕醢與食金文脫落而斃秀州市民社會有一
龜若藥瓢然詢其人云自始得時以鐵捲束其腹背故
如此又一道人盆養二龜行丐皆狀如鼈而龜文喙若
鸚鵡尾之長與身等鱗甲斑斑然此四者皆與常異也

吳法師

呂椿年幼子年三歲以紹熙癸丑夏得痰疾父母憂之
醫禱備至咸言有吳法師者符水極精宜使治之乃亟
往邀請復以百錢雇屨市一小兒令附語吳訶責詰問
勅神將縛其手即徐徐高舉手為受繫之狀繼令縛其
足亦然叱之曰汝是某鬼乎兒俛首曰是凡所扣數條
皆咄囁應之又曰吾不忍治汝汝要某功德乎兒領首
謝曰幸甚旋遣使去兒冥然仆地少頃而起法師退呂
氏詢小兒適間所見尚能省憶否答曰我貪而錢之利

故一切從彼言其執縛對答皆我自為之仍以久立脚力疲盡是以隨問點頭且欲事了後出外睡一覺耳衆相視大笑而罷幼子亦自愈

人生尾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傍有賣騏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索纏縛數匝乃得出常為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又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數寸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蓄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夫
婦繼亡遂空其室而扃之犬猶日卧戶下俛俛然間往
來他處已復歸常作聲爲鳥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
人不忍視或以糲糠呼飼之亦不食久之奄然長號數
聲而斃

完顏亮詞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詠雪
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

老峯疊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
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杯不飲停歌不發坐
視銀蟾出海片雲何處忽飛來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
怒目星移斗轉懊惱劍鋒不快一揮揮斷此陰霾比夜
看姮娥體態讀其後篇凶威可掬也

寶積行者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中
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行者慶

脩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詛云
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錢數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脩
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彊問所苦不能言唯墮
淚而已僧屬以粥飲彊灌之奄奄幾一歲忽矍然而起
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遭彼設誓憶昨病瘳時
見黃衫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衣加我體大伯
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
約月餘復獨挈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猪窘急思

歸而為繫縛且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腴特貨於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歟如夢覺自是疾瘳徐以其事詢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多矣若慶脩生而為猪未之有也紫橐長老清可親見之

何左司

何萬一之陳諤寔叔皆福州名士平生最相厚善雖為鄉里交遊而情好不異骨肉淳熙十三年同為宰屬是

歲之冬何出守姑蘇才數月陳為左司郎官其家媼夢何來言我如今不做平江知府別受得好差遣官況極勝前時又與爾官人同官我心甚喜可先次為報知寤而告陳莫曉所謂俄報何下世媼復夢其金章紫綬乘白馬導從溢目謂媼云我先去赴任爾說與左司治疊行李了早早來媼再以告陳陳始憂寤不知所以為計遂卧病少日而卒呂德卿時監封樁庫陳為提領官自為呂說

清塘石佛

湖州周司戶幹僕陶忠放掠僦債之直每日暮必經由清塘門裏常見河畔髣髴有光自水際出凡數十夕皆然漫記其處旦而往訪尋得一方石四面皆鐫釋迦佛像即取以歸香火供奉甚謹石理細潤可愛遇天將雨先一夜必有水珠出以之候陰晴未嘗不驗時乾道初年也陶氏自此儲積漸以豐腴至淳熙甲午其子顯寔黃頭雀籠于佛室相近處遺矢汙像不加拂拭忽風雷

中夜暴震迨曉失佛所在窮人力搜索不復可得未幾
顯病瘡夢為黃衣卒逮至嶽廟神斥數其罪命與秋二
十驚覺視之臂無膚矣醫者以杖瘡膏貼數月餘乃愈
明年夏頓苦煩悶赴水而死家日以貧窶一切如初

趙葫蘆

宗室公衡居秀州性情和易善與人款曲但天資滑稽
遇可啟顏一笑衝口輒發里間親戚以至倡優伶倫無
所不狎侮見之者無敢不敬畏因寡髮俗目之為趙葫

蘆遂為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
樣畫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捺不翻真
箇彊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曬作已讀者無不絕倒蓋亦
以謔受報也

庖宣贊

戚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便居湖州乾道
七年苦腰股沈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效既而奇痒不
忍乃寘甑熾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

累月而死正困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則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指戚曰此扈宣贊也蓋戚為巨寇時破廣德軍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則剖其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獨教授一家得免扈君任兵鈴罹禍尤酷妻卞氏色美戚以為妻連命絕之際人皆知為冤業云卞氏亦繼死于世顯坐殺人于部城掠其楮幣受極刑云

崇侍郎墳

榮茂實侍郎疑墓于湖州卞山之西南後十年道人徐存真過其冢謂庵僧曰此地本佳但近來旺氣已走了其家衰替當只在三二年間急卜宅兆域改遷猶可救一半儻因循不問禍至無日矣僧以告榮之子簡殊不屑意蓋事緒至大非指日可辦也既而簡殂諸孫鉛山主簿撫辰南康司理應辰仁和知縣授辰相繼而亡諸女婦輩死者十七人今唯桃源主簿拱辰存墳墓所係如此豈偶然耶存真者亦異人矣

王雙旗

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壯勇有力善騎射面刺雙旗因以得名嘗隸劉武忠軍中為步隊小將後解兵籍得湖南巡檢坐賊削官編置鼎州遂入重湖為盜戕人奪貨至於黥配然惡習不悛曾遇道人授以脩真黃白之術乾道庚寅辛卯間年八十矣時岳陽民家遭劫被害者數人且姦穢其婦女累歲捕賊不獲福州連江人黃士宏平江尉正鄰壤也悉意蹤跡之得凶盜十輩而超為

之首既成擒下獄尉見其春秋已高而精采暖潤小腹
已下如鐵而常暖呼問之知汝有異術信乎對曰無他
技唯得火灸力耳每夏秋之交輒灼艾數千炷行之益
久全不畏寒暑能累日不食或一日兼數日之饌皆不
覺大飢大飽豈不聞土成磚木成炭千年不朽皆火力
致然耶鞠其過犯畧不諱隱結正赴郡論斬刑創者剖
其腹得一塊非骨非肉凝然如石蓋其灸火之效惜其不
自檢束至觸大惡抵極典翻為養生之累其無識甚矣

金雞老翁

趙師諡居湖州武原上栢圓覺寺乾道九年春為父謀
墓地久而未得夏五月夢一翁雪顛白衣右手抱金雞
與語云吉卜只在三十里內明日便可得時所營茫然
無緒未敢以為信明日正午寢寺知事僧來謁言有一
道人持經帳為某家售地諡即令引入詢之迨晚偕詣
其處問山名金雞峯也頓悟昨夢人喚主至商價須百
千喜而酬之成券之日又適辛酉癸穴坐壬向丙於青

囊家指為佳城葬之次年誦以進士登第

慶喜貓報

呂德卿親戚家一庖婢曰慶喜置兔腊於厨為猫竊食而遭主母責罵不勝憤憤擒猫擲于積薪之上適有木叉正與腹值簋刺洞過腸胃流出斗呼彌一晝夜而絕後一歲此婢因暴衣失脚仆地為銛竹片所傷小腹穿破灑血被體次日而亡殊似猫死時景像蓋猫報也

夷堅志丙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五

宋 洪邁 撰

臨安吏高生

朱思彥則淳熙初知臨安縣因鉤校官物得押錄高生盜侵之過其妻尤貪冒每攬鄉民納官錢詐給印鈔而私其直時高以事上府先逮妻送獄高歸詢詰之應荅殊不遜遂併鞠治囚繫月餘日加緝訊一夕丞行牢二

人哀泣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朱延過
客飲宴席未散乃為破械出之使潛竄跡明日丞詣縣
與朱言高某為胥長而夫婦盜沒民錢且對長官咆哮
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頓不能應不
免釋出之旋聞皆到家即死幸不隕於獄不必彰聞其
子亦願斂瘞既從其請矣失於揣擅此請悚然朱喜丞
之同嫉惡人處事委曲無跡致詞言謝迨反室復念彼
罪不至死一旦併命異時豈不累已即不然將有陰譴

寃崇之撓自是寢食為之不寧遂見二鬼裸形被髮蓬
痕遍體徑前挽衣裾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人使
縣丞屏去骸骨慘忍如是非得爾從地下證辨斷無相
捨之理朱噤不得對遂感疾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朱
告之故且曰思不忍一時之憤至不可悔今又奚言丞
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匿諸邑下親戚家
而給以死告耳朱曰若是則日日現形吾前者為何人
丞曰此憂親太過所致當呼使來甫經宿果至拜於廷

下朱登時心志豁然厥疾頓愈命高復故役焉或又言朱所治胥真死而常出為厲任漢陽復州守時恍惚見高入府猶怒家人不誰何及兵校不捉搦皆決杖有黜配者郡民知曩事莫敢白至今未能安泰云

許六郎

湖州城南市民許六者本以貨餅餌蓼撒為生人呼曰許糖餅獲利日給稍有寬餘因出子本錢於里間之急缺者取息比他處利多家業漸進遂有六郎之稱乾道

六年病死其甥女嫁秀州魏塘陳氏鄰家牝犬生三子其一白色腹下有褐毛五字曰湖州許六郎甥女往視信然使其夫將千錢買之未忍報許子而許氏為亡者設三七齋會一家皆夢見之泣訴云我在生無顯過只緣放錢取利太多致貧民不能償或鬻妻賣子坐此墮犬身猶幸生於陳媼之鄰外甥已贖我可便取歸然不過一百日則業緣盡矣明日其子即遣僕往陳氏甫到乳犬迎門搖尾僕以絮窩負之歸至家據主席而坐兩

眼淚落妻子不勝悲惋拳育盡志滿百日果死

童七屠

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小寺亦曰徑山路口有屠者童七
累世以刺豕為業每歲不啻千數又轉販于城中專用
以肥其家淳熙初元歲夕家人夢先亡祖考盡集云因
小七不改故已十餘次作猪死於其手今圈中所蓄總
是我輩然還債已足切勿更加殺害至旦往視之羣豕
首悉變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

大畧與昨夢所告等而下體固畜類也頃之復故而外人無所見童遽空羣捨入寺且飯僧懺佛痛自洗悔而改貨紗帛以自給至今猶存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淪茗以進聞旁舍憲宰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

草屨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藩生曰此吾父藩翁也
宣和庚子歲遭幫源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某偶逃外得
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舁以歸手足猶能動肌
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後而用藥敷
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
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
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輒灑淅也已志所
書廣民亦如此

湯教授妾

湯衡平甫臨安人登進士第待某州教授闕就上饒王侍郎家館舍攜挈寓于門屋之側乾道中王氏遭火災焚燒俱盡湯妻得驚疾致亡寔於彼處湯後至都城買一妾頗有色藝悉取故妻箱笥首飾付之嘗以清明節上冢將偕游山未及行白晝見妻舉手搗妾碎其冠珥裳衣肆擊移時乃沒舉室怖駭又不敢招邀巫法毆禦湯於是為檢點遺物可直千緡盡付寺觀追營薦度妾

病踰月方愈影響亦絕

高子潤

文林郎高子潤淳熙庚子歲為真州判官因被疾夜夢
神人告云汝前生作官誤斷公事陷一平人於死今雖
隔世猶日日伺隙欲償冤對以吾衛護之故未能前然
恐終不能庇汝若能急納祿不獨可以延年兼此鬼亦
不復為祟矣高悟以告妻子使治歸裝明旦白郡守乞
致仕守留之甚力高詳舉昨夢云儻知而不去恐不脫

死守愴然即從其請上諸朝時相嘉其恬退奏於合遷秩上更加一官歸秀州居東門之外一意治生遂為富室且賦性倜儻有氣義高氏巨族也姻黨至多以窮來言者必蒙其惠或云方夢時神人他有緒訓既不為人言故莫能審

鄭四客

鄭四客台州仙居人為林通判家佃戶後稍有儲羨或出外販貿紗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僕陳二負擔至摘

星嶺鄭有姑嫁于嶺西十里間將由徑路往訪之日色已晚忽值暴雨不能前遇一空屋趨入泊憩旋敲石取火折葦籬炊燃覺積橐下若有物蠕動視之乃三乳虎亟以隨身矛刺殺之而用他木撐閉門戶少焉聞撞扉聲甚猛窺諸隙中益眈眈兩大虎其一銜物長數尺頓于地其一舉爪穿闕中意欲突入鄭以利刃斷其三爪兩虎皆捨去良久審聽如人呻吟莫敢啟關迨旦出視乃通判之女為虎所搏幸無損傷鄭負以下山逆還回

縣送歸林氏一家方聚哭不勝喜厚謝鄭生鄭因小贍亦憊虎暴不復為商矣

聖七娘

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來南多不暇挈家溜州姜廷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字言已離鄉在道久不得家書日久憂惱邦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者行滅跡法通靈能預知未來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通紅火磚之

上首戴熱蓋神將方降即云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姜
詵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可相見姜聞語
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日家人皆至姜悲
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留香燭幡花而已姜
後為工部侍郎每為客道此

呂德卿夢

呂德卿自贛州石城宰滿秩赴調夢人持勝子來謁曰
前信州通判洪朝奉其字廣長二寸許蓋其大兒也前

此無一面之雅叙次但云以家君於門下託契故願識
面今亦將相與周旋矣覺而熟念不能測時大兒已除
倅福州既還鄉里後數月被受甲寅覃霈遷秩之命告
中乃載云洪梓等五人擬官如右遂同轉朝散郎始憶
前夢

范諤妻

范諤字昌言夷陵人好學工文娶白雲郭先生頤正女
為妻夫婦絕相驩年過三十而郭氏死諤夢之如平生

挽其裾曰與我同行諤謝曰汝不忘疇昔恩義至厚吾亦何辭但親老子弱勢難如願耳郭曰既不可同歸須勿赴省試乃可自是諤舉於春官每在塗惴惴然恐蹈不測雖無所患苦竟坎壈不第以沒勿赴省試之語斯其兆歟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兼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民俗呼為相王有禱必應李在太學以寇至守城得免舉夢

神遣駛步示以賦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夜再夢且使熟讀遂悉記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奏名後官至左通直郎

董性之母

饒州德興縣常豐村士人董性之母李氏淳熙十二年五月苦腹疾是時村野間多嬰此患李疾勢日進七月九日夜半氣息不續家人相守啜泣棺斂衣衾悉已辦

治天時正暑須明即就木翼日卯時微若欠伸扶起坐
乃言曰吾殆落冥境初行平陸曠野數里許入大城聞
人聲嘈嘈而眼界絕闊一無所覩自分必死矣以口語
心曰吾受持觀音普門品經凡三十年未嘗少懈今一
旦入鬼錄佛如有靈不無覲幸於是大聲疾呼救苦觀
音菩薩僅百聲恍然若有以右手把吾左臂而偕行者
纔三十餘步漸覺光明如晝乃一婦人瓔珞被體璀璨
照耀香氣芬郁相貌端嚴吾知為菩薩示現告使救命

若曰爾數已盡緣善根素具故來相援宜急歸勿留更
半紀復相見吾方作禮敬謝則舉步愈高相距愈遠指
西方而去遙望幡蓋導前金碧輝晃使人蕩心駭目旋
如夢覺不知身之卧此榻也自是康樂安平後五載紹
熙元年八月十七日無疾坐逝性之自為文記其事

董參政

廬陵董體仁參政德元累舉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貧
甚無以自養乃從富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有

赴漕臺請舉者欲使偕入貢場董年時已高無復有功
名奮飛志不肯往強挽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合
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略不加恤是歲
預薦選次年南宮奏名廷試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詔升
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得左承事郎簽
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持公狀迎候董批
絕句于紙尾曰黃牒初開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
鄉知已來相迓便是從前老榜官彭聞之慚悔自是六

七年董驟進用為侍御史彭不敢出求官已而董執政
適揆路虛席遂行相事起彭為廣東使者人善其能捐
怨云

南岳廟梁

淳熙中南岳廟火詔潭州重修命湘潭令薛大主督役
所用材木絕大深山窮谷求取殆遍而正殿缺一梁當
長五丈而徑五六尺者乃中度搜訪不可得或言湘潭
境內黃岡白馬大王廟前有巨杉其高戛雲他處所產

皆莫及今將集事非此木不可但廟神靈威怖人那復
敢近薛審訪得實即具文牒遣邑尉王以寧焚于廟下
然後領工匠百輩厲斤斧伐木至其傍見長蛇蟠踞根
株匠手顫股栗拱立相視尉遣信馳報薛薛策馬親詣
廟致牲牢酒醴敬禱曰此方壤地皆嶽帝所司今崇建
宮宇出於制勅區區一木當以為棟梁之獻尚何愛惜
哉取杯琬擲之得吉卜於是百斧併進聞樹杪鏘然如
劍戟聲匠懼欲止薛不聽明日樹根汁出如血迸流滿

地大聲如雷樹既斷而盤空旋繞欲墮不墮薛庵衆趨
避復白神云既已許我願勿以光響靈異動人如是者
踰時方仆還謁廟奠謝神像遍體悉拆裂觀者落膽樹
蛇是其精魂云

夷堅志丙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夷堅志丙卷六

宋 洪邁 撰

富陵朱真人

安處厚廣安軍人為成都教授嘗過大慈寺主僧待之
甚至寺据一府要會每歲春時游人無虛日僧倦於將
迎唯帥守監司來始備禮延佇視他官蔑如也安蒙其
異顧怪而問之僧曰昨夜三鼓外人傳呼云中書相公

且至凌晨而公來知他日必貴所以奉待安以上書論
學制召拜監察御史後為湖南轉運判官頗聞詩自御
史謫監潭州稅夢於江岸迎中書相公識其面目甚悉
是夕報安入境明日見之宛然夢中人也安又自言為
諸生時夢人導至大宮闕望真官被冠服坐殿上時江
瀆神先在廷下與同班神居其上良久真官命吏引神
却立揖已居上既拜謁召升殿賜坐某請曰江瀆尊神
蜀人素所嚴事何故班在下真官曰鬼曹安得處神仙

上汝生前乃富陵朱真人今生當為宰相但恨鼻準不正爾覺而默喜嘗作絕句以記所見云夢游仙館逢真侶為證前生與此身本是富陵朱隱士暫來人世秉陶鈞孫宗鑑著東臯雜錄書此事且謂安位止同知樞密院而贈特進蓋寄祿文階嘗為左右僕射也子以其說為不然安當紹聖中為諫議大夫一意附章子厚及蔡京卞故有大惇小惇滅人家門之語至指司馬公呂汲公劉莘老梁況之為大逆不道士大夫以訴理書牘被

禍者七八百人可謂元惡大憝神仙宰相之夢出於其口妄自尊大冀聞之者不敢議已耳清都絳闕之人雖謫墮塵世必不如是也唐小說載李義甫林甫盧杞皆稱為上仙殊與安相似安小子郊坐指斥誅次子邦竄流涪州其祀遂絕上天昭昭疎而不漏也

葉祖義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遊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分不曉

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
詩後登科為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斂怨一
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三兩人差善至
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
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絕倒

醴陵尉

醴陵縣尉者失其姓名舊嘗有風疾既而平愈後到官
因受檄往衡陽量田入山谷深處無肉可買見從者捕

得穿山甲烹食乃嘗數齕病遂作左手足俱廢於是謁
歸孫少魏赴永州遇之於途憐其困苦搜篋中藥一兩
種漫與之纔旬日聞其人一旦強健沈疴脫然以為藥
之效暨至永州閱圖經云穿山甲不可殺於堤岸其血
一入土則堤必潰壞不可復塞蓋此物性能透地脈也
始悟彼尉宿恙暫作而愈者亦氣血通暢致然吾鄉多
此蟲而無滴血壞堤之說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諫今州城罕有唯江華寧遠兩縣最多孫少魏過其處詢諸土人云皆感獼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富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為此既然熟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為羣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魄又能為人害如此

文迪家蛇

餘干縣潤陂巡檢寨兵文迪善捕盜以功積遷都虞候
死後十餘年妻亦亡其子百一者奉喪于家忽見巨蛇
如人臂長可丈許纏其棺莫知所從來一家怖懾不敢
近越兩日乃去徑入鄰卒張進之室殺之甫數日張死
百一亦繼之時紹熙四年五月也

孝義坊土地

慶元元年正月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嘗聞人說瘡有鬼
可以出他處閃避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卧于神

座下祝史皆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
隍王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廷下衣冠拱侍
王問曰吾被上帝勅令此邦行疫爾輩各為一坊土
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命其中一神獨白曰某所
主孝義坊誠見本坊居民家家良善無過惡恐難用病
苦以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小小職掌只合奉行神
復白曰既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
若此亦免得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還舍具以告人皆

哂為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惟孝義一坊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斂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西安紫姑

吳興周權巽伯乾道五年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為館客沈能邀致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窗外鵲噪甚急周試扣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即

書一絕句末聯云窓前接接緣何事萬里看君上豹闕
周笑曰權乃區區邑長也大仙一何相奉過情耶是日
沈與一小吏執箕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小吏之頰大書
云不潔周表姪胡朝舉在傍因代其事俄又昂首舉筆
向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數十字大
畧云平時見大尹神氣未清面多滯色今日一覘犀額
日月角明天庭瑩徹三七日內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
之母謂誕語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

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偽造楮券
遷一官仍越都堂審察距前所報纔十有八日云後三
年周從監左藏西庫擢守婺沈偕往周欲延鄉僧智湧
住持小院白仙曰此僧絕可人工琴善奕仙能為作請
疏否援筆立書其中警句云指下五絃彈徹古來之曲
局終一著深明向上之機詞既藻麗且深測禪理通判
方案宴客就郡借妓周適邀仙因從容求賦一詞往侑
席仙乞題指屏內一捻紅牡丹令詠之又乞詞名及韻

令作瑞鶴仙用捻字為韻意欲因險困之亦不思而就其
語云覩嬌紅細捻是西子當日留心千葉西都競栽接賞
園林臺榭何妨日涉輕羅慢褶費多少陽和調燮向曉來
露浥芳苞一點醉紅潮頰雙靨姚黃國艷魏紫天香倚風
羞怯雲鬢試插引動狂蜂蝶況東君開宴賞心樂事莫
惜獻酬頻疊看相將紅藥翻階尚餘侍妾既成文不加
點其他詩文非一皆可諷翫周以紹熙甲寅為福建安
撫參議官大兒忤貳福州得其說如此

黃陂丞

黃州黃陂丞某者為人甚粹謹居官無過嘗晝坐書室
繙閱文史忽見一項冠女子立於傍其色憤怒言曰官
人我相尋許久却乃在此方得見你別一嫗若乳母抱
嬰兒同來出語勸解云許多時事何如且休冠者應曰
來日却相見如期復至色愈怒猛批丞右頰十數嫗又
勸止俄以嬰兒授冠者亦批丞頰十掌自是遂日一來
必批頰至腫痛不堪忍縣宰建昌李德叟率主簿尉偕

視之二婦了不避隱德叟祝之曰丞公有母垂老何不
少緩之料必前世宿冤當令具大功果相資薦庶得解
脫願夫人哀念皆謝曰長官聰明一見便測知本末然
此事不可索休今且去遂寂無影響縣為申郡乞解官
尋醫踰月吏部符下乃治舟楫東歸吳中同僚祖餞於
江亭臨分袂丞忽愕然曰又來也而他人皆無所覩丞
大聲呼叱曰剜眼睛即舉手自剜雙目繼剖出肺腸滿
地而絕時宣和年間事也德叟名秉

水太尉

李逮字夷曠建昌公擇尚書子也為發運司幹官嘗捧檄河北晚抵一驛候吏先至見有牌曰水太尉召問驛吏此何處官員亦不能知所自審聽其中不聞人聲候吏乃以發幹牌挂于柱李亦至則聞有詬罵者曰彼此是仕官安得相逼我蓋某官之孫某官之子舅係某人所稱皆將相大僚而姓名乃唐時貴達者李亦不答不與競姑就廡下憩泊俄又聞有語云待遷出還發幹正位

少頃一髻髻兒裸跣唯著犢鼻裩身如金色年可十五
六携兩空桶先出繼一婦人椎髻曳皂裙牽白馬如雪
最後一老翁著圈脚襪頭衣黃衫挑馬杓并皀刷之屬
若圍者然喝云太尉揖髻兒鞠躬一揖徑趨去俱至驛
門外入大池水心而沒子頃聞王嘉叟嘗說此事

胡秀才

樂平梅浦胡秀才為人愿慤讀書應舉鄉黨稱善又處
骨肉鄰里間無纖芥嫌怨家事付之子弟未嘗關心忽

若有不懌語其妻余氏曰吾欲自縊妻聞言駭愕百端
釋之終怏怏不領略妻竊以為憂凡房內條繩衣帶之
屬悉密加藏隱夜則使卧於床裏且命一婢宿踏櫬上
所以防閑之甚至踰年後稍益厭怠一夕失之急吹燈
繞屋遍索乃在織室中用絲一巨握紐為索繫頸於機
上體冷舌出死矣

楚場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覩龍掛或

為黃金色或青或白或赤或黑蜿蜒夭矯隨雲升降但不覲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窩每出必有漲潦大為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出一巨竇傍穿深竅蓋龍出入之處也場衆往視無復踪跡滿穴皆龜鼈螺蚌殼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纓絡楊枝淨瓶無不備具又於蟹螯內刻一鬼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藏貯之今為浮梁令間以示客

朱顯值鬼

饒卒朱顯為吾家養馬二十年謹畏無過慶元元年六月以事往樂平程氏與它卒同歸至白鹿岡於二十十六日忽拱手向左方三揖同行者問其故曰見三四個官員聚坐如何不唱喏而彼處通達了無所覩方疑其恍惚冥罔中俄頃即低頭呼惱痛僅能扶至旅店已不能語迨夜而亡居人言顯拱手之處舊有小廟疑其鬼為厲也

夷堅志丙卷六